

千古詞帝不善政 亡國之君只會文

前幾期我們介紹了幾位宋代的詞人，相信大家對宋詞已有一定的了解。「詞」這一種文學體制，其實並不起源於宋，沈德潛在《清綺軒詞選序》云：「詞昉於唐，盛於宋，稍衰於元明。」劉毓盤則說：「句萌於隋，發育於唐，敷舒於五代，茂盛於北宋，煊燦於南宋，剪伐於金，散漫於元，搖落於明，灌溉於清初，收穫於乾嘉之際。」由此可見，「詞」最早見於隋唐，而盛於宋，因此提起「詞」時，大家都會以宋為宗。這一次，我們將時間線挪前，和大家介紹一位五代的詞人——李煜。



隔星期三見報

山隱士、鍾鋒隱者、白蓮居士、蓮峰居士等。據史書載：「為人仁孝，善屬文，工書畫，而豐額駢齒，一目重瞳子。」歷史給李煜的評價多為其雖不善於政，卻善於文。他在南唐滅亡後被北宋俘虜，雖為亡國之君，但卻被譽為「千古詞帝」，作品千古留名。

李煜的作品風格可以亡國前後分為兩個時期。亡國前的詞多數以宮廷生活為主，詞作寫的盡是風花雪月之事，詞風婉約綺麗、纏綿動人。亡國後風格大變，主要寫亡國之哀，感懷之悲，這一種的改變，也令他的作品在詞學史上留下一席位。李煜的詞作可用「真」來概括，用字直率自然，情感真摯，讓人由衷感受到他對世間萬事萬物用情極深。我們這一次先看看他的其中一首後期的作品。

《破陣子》，寫於亡國之際，詞的上片

交代了南唐的歷史。「四十年来家國，三千里山河。」南唐當時已在四十年的歷史，幅員遼闊。自己長年住在深宮之中，看着那「鳳閣龍樓連霄漢，玉樹瓊枝作煙蘿」，在那高大雄偉的宮殿之中生活，每天都在那布滿奇花異草的宮苑內打發日子。原本坐擁着美滿生活的「我」又真的「幾曾識干戈？」這幾句雖淺白，但卻表達了複雜的情感。在原本安定的國土之上，不曾受到戰火的摧殘，偏偏自己在位之時，卻經歷了流離喪亂，最後一句的反問，更加流露了自責和悔恨。

詞的下片則寫了亡國的情景。「一旦」承接上片「幾曾」之意，深化內心的悔恨感。「一旦歸為臣虜，沈腰潘鬢消磨」，自從自己做了俘虜，每日都在憂鬱悲痛中度過，不知不覺間腰肢消瘦、兩鬢斑白。此句運用了沈約和潘岳的典故，交代自己

的身心俱損的狀態。他不時想起當日離開從小長大的宮殿的場景，「最是倉皇辭廟日，教坊猶奏別離歌」，那時匆匆地拜別宗廟，無法和宮中各人逐一拜別，自己平日最鍾愛的教坊樂工們，彷彿與詞人心靈相通，奏起了一首離別曲，百般滋味在心頭，經此一別，也猜想到大概永遠無法重回此地了，生離死別的沉重，不禁令人悲從中來，只好「揮淚對宮娥」，面對平日侍奉自己的宮女慟哭垂淚。

這首作品由景入情，情思延宕深邃，將自己面對悲慘命運的無可奈何，發揮至極致。葉嘉瑩曾說「李後主的詞是他對生活的敏銳而真切的體驗，無論是享樂的歡愉，還是悲哀的痛苦，他都全身心地投入其間。我們有的人活過一生，既沒有好好地體會過快樂，也沒有好好地體驗過悲哀，因為他從來沒有以全部的心靈感情投



●李煜被譽為「千古詞帝」，卻治國無方。圖為粵劇中的李煜（左）。資料圖片注入某一件事，這是人生的遺憾。」我們讀李煜的作品其實就是讀他對人生的感悟、態度，只有用心活過的人，才能寫出好的作品。

●心台 中學中文科教師

恒 大清思

同字不同音 意義要細分

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，具備形、音、義三要素，既能寫，又能讀，且具特定意義。漢字是歷史悠久的表意文字，具有許多特點，如常有一字多音的情況，即同一字形，可有兩個或以上讀音。

一字多音，又稱為異讀字。當一個字，讀音不同，意義往往不同，因此學習時必須多加留意字音與字義的關係，尤其不同配詞的讀音。掌握多音字的正確讀音，才有利於理解字詞的意義。以下談談幾個常見的多音字。

「好」，讀[hou2]時，有美、使人滿意之意，如「美好」、「好壞」、「好歹」、「好看」、「潔身自好」；讀「耗」[hou3]時，有愛、喜愛之意，如「好惡」、「愛好」、「好學不倦」、「好逸惡勞」、「投其所好」、「好高騖遠」等。

「行」，讀「恒」[hang4]時，有走、往、流動、流通、做之意，如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」（《論語·述

而》）、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（《易經·乾卦·象》）、「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」（《老子》）、「行行重行行」（《古詩十九首》）、「風行一時」、「實行」、「行動」、「行之有效」等。又可將、快要、經歷之意，如「行將結束」、「行年十八」等。粵語口語會把「行路」（即走路）讀成陰上聲[haang4]。

行年十八 操行良好

讀「幸」[hang6]時，有行為舉止之意，如「品行」、「操行」、「聽其言而觀其行」（《論語·公治長》）等。

讀「抗」[hong4]時，可作量詞、職業或機構，如「行列」、「一日十行」、「各行各業」、「三句不離本行」、「銀行」等。粵語口語會把「商行」、「洋行」、「車行」的「行」讀成陰上聲[hong2]。現今如經代理商進口的貨品，一般稱「行[hong2]貨」。「長」，讀「場」[coeng4]，有長

度、距離、長處、常之意，如「長短」、「長夜」、「長途」、「長遠」、「長袖善舞」、「擅長」、「一技之長」、「一無所長」、「細水長流」、「長治久安」等。

讀「掌」[zoeng2]，有生長、位高、年紀大、輩分高之意，如「增長」、「揠苗助長」、「長幼有序」、「師長」、「長者」等。

身無長物 非長東西

「長物」的「長」讀「像」[zoeng6]，指多餘的東西。南朝宋劉義慶《世說新語·德行》：「（王忱）大去後，（王恭）即舉所坐者送之。既無餘席，便坐薦上。後大聞之，甚驚，曰：『吾本謂卿多，故求耳。』」對曰：「丈人不悉恭，恭作人無長物。」後以身無長物比喻節儉或貧困，一定不可讀成「掌」，亦絕非身上長出東西來。

如能區別多音字的正確讀音，定能幫助我們掌握字詞的意義，避免誤解。

●陳潔珊 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



文 山字水樂春風

家庭講情不講理 夫妻相處靠妥協

「不要再買『LV』給太太了，它只不過是『LOVE』的一半而已。」

這句俏皮的說話，引得哄堂大笑，更贏得在場男士們的熱烈掌聲。這個幽默佳句，是現代詩人，余光中教授對理想的愛情觀的一個看法。

余光中教授覺得，夫妻相處，難免會有不同意見、不同看法，最重要的是如何把分歧化解。他認為：可以用幽默的說話，把遺憾與分歧，「化險為夷。」

分歧會令人忿怒、遺憾會令人傷感，這些都會破壞感情、傷害彼此關係的。既然爭吵未必能改變現實，徒傷心也好像跟自己過不去，那就先要「看得開」。就算面對生離死別且能從容，那些「情關」又怎麼不能跨過？

而「跨過」的方法，就可幽默來化解。而二人感情之所以能長久，最重要的是學會「妥協」。二人總有意見不合的時候，要長久，就要懂得妥協，「一人讓一步。」

說到婚姻，余光中曾說過：「家是講情的地方，不是講理的地方，夫妻相處是靠妥協，是一對一的民主，一加一的自由。」若不是大是大非，在情人面前就應說情，不應處處要對方跟着自己那一套。

余光中教授夫妻，自稱兩人幾乎沒怎麼吵過架。或者是因為大家的興趣和價值觀相近，而且大家曾經歷過動盪時代，因此特別珍惜。

在余教授夫妻結婚35周年時，他當眾

說了個故事，說到：「一次，妻子在睡夢中醒來，跟他說，記得夢中二人倚着大樹，而他說了一句：『我會等你。』其他的她就不記得了。他這時對枕邊人說，或許那正是我們的前世，而現在就是那痴心妄許的來生，只是過了奈何橋，記憶都依稀。」

接着，他堅決又肯定地說：「讓我們來世仍做夫妻。」這句話半點也不是幽默，而是情深款款、柔腸百結的情話、誓言、承諾！

余教授曾為幾十對新人證婚，每次他都送一本英國劇作家王爾德的《理想丈夫》中譯本給新人，提醒他們要互相體諒，才能白頭偕老。典禮上，有人向余教授請教到夫婦婚姻相處之道。

他這樣答：「有一對慶祝六十周年鑽石婚的夫婦，真不容易哪！這得兩個人合作……」他幽默地說：「如果其中有人『先走』，或者離婚都不成。得兩個人都長壽，且不分離。」

他又說：「有時男人會覺得妻子做得不合理，若義正辭嚴地指摘她，可能又是另一場『世界大戰』，但若能像我般語氣放輕，不但能表達意思，還可博得紅顏一笑。」

他繼續說：「你們比較幸福，生於算是安穩的年代，不怕朝不保夕，就忘了彼此能遇到，不是理所當然的，不要忘了要珍惜。現代的愛情彷彿都『朝花夕拾』似的，合不來就分開。以前的人，東西壞了會拿去維修，而現在的人就只

會丟棄。要一起走下去，就需要二人合作。不全靠自己，也不全依他。懂得妥協，關係才會長久。」

余教授提醒大家，「女子要做自己的『主人』，全憑愛得徹底。」「一段平衡的關係：一方是不求回報的付出，一方則要珍惜感恩。」

兩個人由相愛到結婚，既是一種緣分，但不要以為如何驚天地、泣鬼神，也不用期望那會是一段「傾城之戀」。相反，有很多人會形容婚姻生活淡如開水，所以難怪有人說「婚姻是戀愛的墳墓」。

女作家張愛玲卻拋出一個跟余光中對立的問題。她比余光中只是早出世7年，偏偏兩人的觀感有很大的差異。張愛玲覺得，在傳統的婚姻關係中，女人是男人的附庸。在父權的社會中，女人要活出自我才是擁有最實質的幸福。

張愛玲覺得：「男人不懂喜新，其實也戀舊。」（《留情》）男人總是希望「紅玫瑰」和「白玫瑰」兼得，結果吵得天翻地覆，夫婦折騰得七勞八傷。

有人說過：「看懂了她的《留情》，也就看懂了婚姻。」但那又何嘗容易看懂？這書中還有一句更經典的台詞：「生在這世上，沒有一段感情不是千瘡百孔的。」張愛玲對人性的批判和揭露，是那麼深刻和全面，對婚姻也有點負面。

所以，如果你看張愛玲的書會感受到一些壓力，那麼問中看看余光中帶點幽默的書作調劑，未嘗不是件好事。

●雨亭（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，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）

言 必有中

隔星期三見報

守分安身維國體 父慈子孝重人倫



●古人以烏鴉為例，指出禽獸也能盡孝，人又豈能不知報父母深恩。資料圖片

筆者於上一篇提到，「孝道」並不是盲目順從，而是需要隨機應變，為長輩設想。恭敬孝養父母是為人子女的本分，那麼為人父母者，又有哪些本分呢？怎樣才是理想的父子關係？

《左傳》提及，上古的堯舜時代，君王教導四方臣民「父義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」，這是五種家庭成員間的相處方法。《孟子》也記載，當天下初定，人民能夠吃飽穿暖，生活開始安逸，聖人便思慮，需要教育他們有關人際交往的道理以及行為準則，否則便與禽獸無別。於是「使契為司徒，教以人倫：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」「人倫」是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秩序，後世儒家把父子、君臣、夫婦、兄弟及朋友這五種最基礎的人際關係合稱為「五倫」。

為父為子為君為臣等等，是每個人在人際關係網裏的不同身份。因應不同的身份，要盡相對應的職分，即該關係裏適當的義務和責任，我們常說的「安守本分」、「安分守己」就是這個意思，例如對着子女，為父母者要慈愛教養，對着君王，為臣民者要忠誠盡責。齊景公問孔子治理國家的方針，孔子答：「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」景公聽後十分贊同，感嘆倘若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」，即社會沒有了倫理秩序，即使糧食再豐裕，他也吃不到了！（《論語·顏淵》）可見各人克盡本職，維持社會秩序的重要。

而且，儒家所提倡的人倫相處之道，是強調雙向的付出，並非如後世有些人所誤解的單向、由上向下的威權管治。魯定公問孔子，君主應如何對待臣子；臣子又應怎樣對待君主？孔子說：「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。」（《論語·八佾》）後來，孟子再把君臣間的相處互動說得更生動和仔細：「君之視臣如手足，則臣視君如腹心；君之視臣如犬馬，則臣視君如國人；君之視臣如土芥，則臣視君如寇讎。」（《孟子·離婁下》）當君主對待臣下如手足，臣下便會對君主如同自己的腹心；但當君主愈來愈輕視臣子，臣子也會對君主產生相應的厭惡感，所以儒家倫理觀強調各司其職、相互重視。

回到父子關係，雖說「百行孝為先」，然而，如果父母不但沒有盡好本分，如照顧飲食、供書教學，關懷其身心發展等，更時常責罵、甚至虐待子女；那麼，他們的子女還應該孝順嗎？《增廣賢文》載一諺語：「羊有跪乳之恩，鴉有反哺之義。」是以禽獸亦能盡孝，來勸人豈能不知報父母深恩。我們留意所舉的兩例，羊、鴉都盡了母親的責任，所以其子女感恩是應有之義。可是，如果我們要求天下子女不論其父母待他們如何，也要對父母盡孝、敬愛有加，這是否符合人性呢？為免出現這種為難的局面，儒家強調人倫教化，實有其先見之明。

上文引《左傳》說「父義」、「母慈」、「子孝」，又引孟子說「父子有親」，再論及儒家重視雙向互動，因此父母與子女之間的相處，應以相親相愛為原則，父母能慈、子女能孝，兩代人各盡本分，互相關心，便是理想的相處之道。再擴充而言，人與人的相處，從家庭到社會，從父子到君臣，以至兄弟、夫婦及朋友等各種人際關係，都應先盡己任，並為對方設想，假使各人都如此躬身踐行，人們相處便會少些紛爭、多些和樂。

●葉翠珠 語言通用教育學部講師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網址：www.hkct.edu.hk/ 聯絡電郵：dlgs@hkct.edu.hk

